

宽广而深致的书写品质

——评刘茂云的散文创作

◎越慧贞

刘茂云的散文作品,早在10年前就拜读过。当时的印象,他笔力强健,文采斐然,是我奉为学习的样本。10年来,不断读到其作品,深深感动他的坚守、沉潜,以及创作的自觉。

每个成熟的创作者都有创作的根据地,如李娟对阿勒泰的采撷、刘亮程对黄沙梁的聚焦、马金莲对西海固的凝眸,刘茂云的文学根据地是达尔罕茂明安。他的散文生发地在此,精神生长的发源地也在此。他在作品中这样写道:“达尔罕茂明安,一位美丽的新娘,妆点了北中国的大地,惊艳了流光”。他熟悉这里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这里的人和物、景和俗、一草一木都成为他反复咏唱的文学形象。几乎他所有的散文作品都在描绘这个地方,北中国这片土地成为他的精神牧场。他的书写赋予达尔罕茂明安丰富的文学含义,他笔下的篇章也具有了达茂草原的地域性格——辽阔的气度和精微的细节。

刘茂云写百灵庙的散文《百灵鸟飞向巴图哈拉嘎》,视角从宇宙到地球,从阴山山脉到经纬坐标的精准定位,镜头由远及近,成倍放大,这是地理位置的合开;从“一万年前的鲜衣怒马,是尘世的最初”到“两千年的栉风沐雨……日月轮回……”,这是历史时间维度的延伸;从曾经的蒙商必经之要冲,到银饰非遗达尔罕的艰难传承,中国西北考察团的造访,忏悔者崇拜者的拜谒,刘半农、黄文弼、丁道衡留下的脚印……这是世事人文的变迁。全文角度多维、笔墨纵横、气象恢弘,在大框架下又弥满了作者紧贴土地、细数家珍般的达茂草原常景的描绘:“卸掉鞍的马匹仰倒蹄打滚撒欢,打过响鼻的地上萦绕着一群一群飞舞的小蚊蝇……蜻蜓在芦苇上跃动。牛一声不响,倒影印在河里,河是蜿蜒的霞,牛是披着霞的牛。狗静卧在庙宇的山门,半眯着眼睛来来去去的人。”观察的细致入微,成就了微镜头的艺术语言。文中散发的幽思,是在强劲的框架之骨和丰富的细节之肉间流动的情感之血。

当下,一些散文作家将抒情抛之脑后,刘茂云却把抒情用得得心应手,如:“远山的雾岚就是他们离去的背影,天空的云影是他们翩翩的衣袖。”“女儿山飘荡起艾不盖河水的幽怨;艾不盖河水流淌着女儿山的古冷。”每一章节都排布着偶句的音韵感和想象的奇绝意象,构成了含蓄而深致的抒情效果。

刘茂云的散文,脑海中常常展现的画面是油画,绝不是水彩、国画,一定是油画,常常让我想到朝戈的油画作品。表现人物能提纯其个性,皮肤底下的精神气质呼之欲出,对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底层人民投去悲悯的目光;沉潜草原乡村旧事,则像写生或摄取荒原山乡村俗村貌,深刻反映一代又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含辛茹苦的生活。散文《人物素描》,其用笔与写实油画同属一脉。那片土地的小人物、小人物的欢乐与悲苦,笔触都是扎扎实实,外貌、穿着、动作、语言、表情,一样一样摆在纸上,每个人的惆怅都是在肖像中自然透露出来的。“二大爷是一股干瘦的风,吸溜着鼻涕,插袖,胳膊窝夹着村里人戏谑为羊蛋壳子的油毡帽,从东家刮出,又刮进了西家。”这是从细节入笔,抓住人物吸引眼球的焦点,精心描绘,从人物的表情动

作就读出“二大爷”是凑合着活。“从东家刮出,又刮进了西家”是娴熟的大笔触,轻扫画面,就把握住了整体气氛。“二大爷名叫二小,村里没有人关心他姓啥,有一半的人叫他二大爷,有一半的人叫他二哥,也有混着叫的,叫什么,他都应。”貌似闲笔,却写出寄生于世,他对很多事都选择了不较真、“随和”,其实也有随命运摆布的意味。可以想到,二大爷长着一张棕灰色的脸,与乡村的色彩世界浑然一体。写光棍“国四”,“村里的狗咬住这个陌生人的影子不放,断断续续叫了一夜。”一个狗也嫌弃的人物形象立起来了。作者只是涂抹了两笔背景,人物就有了立体感。

散文《无可奈何花落去》写额仁塔拉的小脚女人们,“她们的花样人生,芬芳里透着苦涩。”一人一命运,合在一起却都是一个命运——苦!生活的苦涩磨灭了她们最初如“额仁塔拉”美丽的名字一样的甜美青春,将她们的形象和性格,甚至灵魂都腌渍得变了形、变了味,“白引弟”一天到晚除去吃饭就是骂人,还边骂瓜子边骂;因肝病住医院后,骂人的语言更加丰富,加了新词汇,添了“娘娘”两个字作为前缀。苦难使人面目全非,从写实油画肖像进而拓展成为立体派的《哭泣的女人》。刘茂云与人聊天,闲谈则海阔天空、机敏而幽默;说正事,则真诚而睿智。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味道。文如其人,信哉斯言。在一些篇章中,他是饱含深情的草原歌者,用长调牧歌咏唱自然之伟力、山野之辽阔;用低音潮倾诉荒原之肃穆、情感之起伏。句式的整饰和语

言的精妙,形成音乐般的节奏。如《百灵鸟飞向巴图哈拉嘎》文中,段落前后都有排列整齐的整句。如同主歌之外的副歌部分,旋律反复,使文章的形式结构更具有节奏性,其内容的相对含义也附着着情感张力。而另外一类,则以诙谐的语言、调侃的笔调,给人物开脸,为环境着色,《那个叫故乡的村子》中:“八海家的一撩围裙,从窑窗晃晃溜下去了,像一缕倒回的炊烟。”精妙的比喻,趣味横生。“谁家挨着谁家,几口人、生辰、年龄、胎痣、犯月、逢九……”村里人对这些,闭上眼掰着手指就能数上来,偶尔有差错,一家老小放下筷子,搁下碗,争得脸红脖子粗,不吵出子丑寅卯是绝不善罢干休的,说你子时生绝对不是丑时出。”夸张的描绘让村子的“小”立现。“这世界很奇妙,看上去有你是五八,没有你是四五十,有你没你地球照样转,生命卑微到不如草芥。”日常口语,诙谐戏谑的串语,村人间的磕牙斗嘴在这篇叙写乡村的文章中,就像灶灶上的油腻,是那么真实,那么接地气,令人忍俊不禁之余,品咂出一丝丝悲凉。趣味横生的语言运用除了标志散文作品的文学性,还有反衬的艺术效果,突出主题之笑中带泪的同情悲悯。有时文中的自我调侃,对我的村庄的调侃,仿佛是在俯视当时场景,另有间离手法的意趣。

刘茂云的散文写作能力是多方面的,但往往“学霸”总有强迫的症候,其写作总有一种面面俱到、密不透风的感觉。近期作品中,我最喜欢《那个叫故乡的村子》。这篇有一种举重若轻、酣畅淋漓、野逸冲淡的气韵,风格类似中国画的写意兼写意,胜在留白与松驰。



布尔陶亥的诉说

——读散文集《苏木时光结》

◎乔明

2023年春节过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品读着准格尔旗作者刘雅娜的散文集《苏木时光结》,从情感细腻、自然简洁、清新凝练、沁人心脾的语言中,感受到一位长期工作和生活于基层的工作者,在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奋斗气息,感受到了作者心中对布尔陶亥苏木的深深热爱与眷恋,感受到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浓厚人文气息。

刘雅娜,80年代初出生在准格尔旗,是土生土长的准格尔旗人。因为刘雅娜在布尔陶亥的特殊工作和生活经历,《苏木时光结》中的散文,大部分内容都与布尔陶亥苏木有关。在散文集开篇《安静的布尔陶亥》中,刘雅娜用深入细腻的描述,情不自禁地把读者带入这块地处准格尔旗西北部、美丽神奇、静谧多彩、人杰地灵的地方:“安静的布尔陶亥安然地处在尘世间的这里。这里的风景,乍一看,不是那旷世的美丽。这里僻静退隐,近乎平凡,但只要认真地呼吸一阵子清爽的空气,便会隐隐地感受到偏僻退隐是美的,是有魔力的。一只白色的鸟展翅划过干净的蓝天,云彩跟着鸟儿飞行的方向流动。一株株大树努力把树梢伸向天空,志向是将那抹嫩绿融入湛蓝。树下的小草脾气怪得出奇,不肯褪掉去年的衣裳,将干叶置于新叶旁,枯黄的颜色生生与碧绿色一样有生机。几声潺潺调从耕地那头传来,在空中激起一圈圈声浪,这声浪穿过我的身体,传得越来越远……”

散文,贵在有真情实感,有张力。在刘雅娜心中,布尔陶亥苏木的农田林草沙水和农牧民是最可爱、最可亲的。她在布尔陶亥的大营盘寻找岁月留下的痕迹,在古老的王爷府里听风拂过,在额吉慈祥的笑语中寻得幸福的真谛,在老布满老茧的双手中看到了农人的质朴,在种满庄稼的大块田间看到了美丽乡村发展的未来和希望……她的生命已融入到布尔陶亥苏木的山山水水。她的散文接地气,注重表现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表达了心中最真实的内在情感。《古老且年轻的铁尖村》中写到:“铁尖村不大,没有像城市一样整齐的规划,庄户人家都是依地势、水源而居。这几年,这里的房子新的多旧的少,承载了几代人生活的老房子反倒更有味道。在这里,生命的声音没有被遮蔽,每院每户都活泼新鲜。院外猪叫、羊叫、鸡寻食,院里狗吠、猫喵、燕衔泥。村里有文化大院,爱唱几句的老乡隔三岔五组织个活动,漫瀚调能飘得很远呢。”

在刘雅娜的眼里,布尔陶亥苏木是漫瀚调的“发祥地”。漫瀚调传承人每个月都会有一周的时间,到苏木文化站的漫瀚调调习所给当地漫瀚调爱好者们教唱。一直传唱的漫瀚调,是亮丽的艺术之花。《苏木时光结》中多次写到了漫瀚调,在《悠悠漫瀚调》中,刘雅娜赋予漫瀚调在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全新内容的内涵,她写到:“平时苏木里搞宣传,文艺队总爱用漫瀚调的曲子填上宣传主题的词,给老乡们演出。唱一方水土上的好资源,唱惠民政策有哪些,唱新农村里的新风貌,唱乡亲们日子比蜜甜……漫瀚调里,有社会风貌,有风土人情,有时事政治,有日常生活,有传说故事,有男女友爱。”在刘雅娜心里,漫瀚调是这片土地上民族团结的象征、文化艺术的瑰宝。

散文,贵在有优美的语言和意境。在刘雅娜的笔下,乡村是美丽的、多彩的,乡土中处处流动着真挚的情感和鲜艳的色彩。面对喜获丰收的喜悦,刘雅娜直抒胸臆,在《丰收》和《丰收好》中分别写到:“收秋,收什么?收春天种下的希望,收亲人们聚在地里一同劳作的温情。乡村的田地里繁忙热闹,大块田间,联合收割机、拖拉机、三轮车来往穿梭;小块田间,或隐或现着人们辛勤劳作的身影……勤劳的老乡正把一排排整齐的玉米秆割倒,动作看起来轻松娴熟……黄灿灿的玉米棒子最后在农家院里或场院里亮相,有的平铺成金色的毯子,有的堆成金色的垛子,有的悬在屋檐下编成金色的辫子……”丰收在眼前、在田里、在仓里,丰收在歌里、在舞里、在酒里。丰收是秋的喜悦,更是老乡的期盼。丰收是农人的仓满,更是牧人的羊肥。丰收于我是什么?是眼前一田一人、一叶一草、一牛一马,还是一个让人感到踏实的符号?”

刘雅娜的散文,具有女性特有的审美感知和思维,藏有音乐的韵律,用心用情表达出对布尔陶亥苏木美丽乡村建设的赞美。《相似的村庄,不一样的尔伦壕》中写到:“吃了几年这片土地上的饭,喝了几年这片土地上的水,恍惚间,觉得自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乡民。看得到大家心底蕴藏着的厚道,看得到返乡创业青年的热情,看得到支书带领着党员忙碌,看得到包村干部带来的新思想,感受到这片土地上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一天变化着,感受到这片土地上人的幸福一天增长着……”

品读散文集《苏木时光结》,字里行间和张张图片中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文人气息与自然情怀,每篇散文、每件往事、每个人物,都在生动地讲述着布尔陶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故事,讲述着新时代新农村的振兴。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羊群中的一只雁》:草原动画带来的沉思



艾平的散文外在形态新奇、独到,内在意蕴丰厚、深邃。我对她精心构筑的一个个“妙境”深感兴趣。例如,她的《羊群中的一只雁》,“所以草原上有一幅移动的画——葛根阿妈那紫色的身影后面,跟着一群雪球般滚动的小羊羔,还有一只浅褐色的小鸿雁。”表面上看,草原动画——羊群中的一只雁,这是一道多么亮丽的风景线。实质上,本文为我们展现的是草原动画背后的故事——雁为什么会出现在羊群中?娓娓道来中,一方面彰显了草原母亲——葛根阿妈的大爱形象,另一方面驳斥了偷蛋人的可恶行径。

偷蛋人的恶劣行为——许多雁蛋被偷走,蛋壳被碎掉,而那只幸存下来的小雁,则是被阿妈救下来尚在蛋壳中孕育的小生命。从此,阿妈视雁为自己的孩子,倍加呵护细心喂养,使它成长为羊群中的一员。尽管它还小,但毕竟有了陪伴对象。就此而言,是阿妈让雁进入羊群这个不可能成为可能的。阿妈缝补的不仅是一只雁的伤痕,她拯救的不仅是一只雁的生命,而是整个草原的

《黄羊,跳跳跳》:草原故事可以这样讲

人类纳入到一个长久的思考氛围中。当文中多数黄羊为保住少量黄羊而牺牲自我这个事件出现时即为故事高潮。这个高潮既为故事展开创造了由头,又为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笔。接下来,阿拉腾收养了历经灾难后的9只黄羊,为了它们阿拉腾卖掉了自家的150只羊,腾出了3000亩草场,直到黄羊群近亲繁殖、种族退化,阿拉腾只好放还它们回到草原。

文章的宗旨在于揭示动物本质,反映出黄羊在内的一些动物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动物本能的力量远远大于理性,甚至不可战胜。”“不该使用人类的经验去臆想动物,动物的行为有时候是无法解释的。”这些经过实践证明的理论观点使我们幡然醒悟:我们以前对

《游猎之地的你》:文学的新气象新呈现

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猎人妈妈生活的改变,来反映整个鄂温克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你”走向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儿子做的手工艺品,是传承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具体行动,是文化与经济实现双赢。“你”请工艺美术师策划民族服饰表演,是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的有力举措。“你”留住了3.2万亩草场,留

住了绿色,留住了浓浓的乡愁……所有这些,都是“你”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后代在新时代的新奉献,这些行动使“你”的生活变得真实、意义非凡。

《游猎之地的你》践行了一个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担当与使命。她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美好、积极向上的内蒙古人民新时代的生活画卷。

《黄羊,跳跳跳》:草原故事可以这样讲

于动物的生存力了解不全或存有偏见,事实上,不要低估了动物的生存能力,我们理解、尊重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成全它们的本性。文章暗含了作者劝慰、告诫人们的一片苦心——人类不应该按自身思维去左右动物的生存空间,即便是出于好意。实质上,这正是艾平不同于其他草原生态作家之处。尽管她也在呈现人与动物相处的情景,可是她并不认为人爱动物的方式非走近乃至亲近不能为也。她提醒我们:动物是动物,人是人,人不能介入动物圈内。否则,你的爱心也许会害了动物。《黄羊,跳跳跳》表层展示物性,赞美人性,深层劝导人与动物接触要适可而止,反之就有干预、侵占动物生存权之嫌了。有了这表里双向主旨,文章就有了现实意义。

《游猎之地的你》:文学的新气象新呈现

艾平的《游猎之地的你》代表了一种文学新气象。本文的可贵之处在于,既尊重传统,又展示现代。对于鄂温克族人来说,狩猎是他们古老的生存之道。那么,时代发展到今天,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怎样了?大而化之,文章通过一个活跃的、

动画·故事·文学,这不只是我对艾平3篇草原散文的粗浅概括,也是对她十年来以草原为主题,以动画为情节,以故事为形式的散文创作在外观上的总结。事实上,她为我们构筑的独特文学景观,不仅让读者获得了天然美感与神韵,而且也让读者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动画·故事·文学

艾平草原散文系列谈

◎常耀宗



《黄羊,跳跳跳》讲述的是面对蒙古国的草原火和铁丝网,公黄羊们为了种族得以留传下去而舍生取义的故事。无疑,这是个稀奇、新鲜的故事。从中,我们不仅对动物世界无奇不有发出惊叹,而且对黄羊之举刮目相看。故此,我们不得不将动物与动物、动物与

艾平的《游猎之地的你》代表了一种文学新气象。本文的可贵之处在于,既尊重传统,又展示现代。对于鄂温克族人来说,狩猎是他们古老的生存之道。那么,时代发展到今天,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怎样了?大而化之,文章通过一个活跃的、



嘉宾 | 艾平

艾平在《动画·故事·文学》系列谈中发言

